

神入病人之苦

Empathy Patients' Suffering

◆ 撰文 / 賴惠伶

教室內已經吵成一團，場面幾近失控，主課老師見狀，隨即躲到教室前的電視牆後，不時地探頭出來窺視同學們的激情辯論，俏皮的動作和模樣像極了無辜又天真的小孩；忘情討論著的我們突然間發現老師誇張的喜劇動作，全班頓時一陣哄堂大笑，化解課室內的暴戾之氣。

原來是因為全班同學正激烈地討論著「同理心」的概念。老師詢問我們：「護理人員是否能苦病人的苦？」這個問題對於我們這一班早已經有豐富的人生閱歷和臨床經驗的老博士生而言，個個都有自己的見解，也因此自然引起許多不同的觀點爭論。

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但是，總是記憶猶新。在美國進修，對東方學生而言，參與課室討論，常因語言的障礙而成為一個相當的挑戰，尤其像是護理認識論或是護理哲學等的課程；但是，從另一個角度而言，那也是最容易拿分的課程，因為課程所涉及的討論內容沒有絕對的對跟錯，重點在於對討論議題的「辯明」以及個人經驗和見解的表達。

一名叫布萊恩的班上唯一男同學，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兩撇鬍子、光可照人的禿頭、矮胖的中年身材，伶牙俐齒的布萊恩好辯且思惟另類，個性又不服輸，他的個人風格極為明顯。在那次的同理心討論中，他首先發難指出：「我們不是癌症病人，所以自然無法充分體會癌症病人的苦。」此話一出，全班嘩然，隨即是個個搶著辯駁的混亂場面，有些人支持他的看法，有些人持反對意見，頃刻間，全班同學一分為二，這一堂課變成正、反方的辯論大會。

老師深知東方學生不善於在這樣的辯論中搶著發表意見，刻意留機會讓我發表看法，當下我能想到的是，莊子與惠子的濠梁之辯。

濠梁觀魚的典故，在中國歷史上千古傳頌，大家耳熟能詳。

莊子說：「儻魚出遊從容，是魚之樂也。」

惠子反駁說：「子非魚，安知魚之樂？」

莊子回答說：「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兩人的一段經典對話，雖難辨對錯，但卻有微妙的邏輯問題在其中；辯才無礙的莊子，也無法向他人證明甚麼。當時我也自認為因為萬物一體，所以，莊周當然知道優游水中的鱖魚的快樂；護士當然知道癌症病人的苦。老師很滿意地為這堂課做了總結，而我和布萊恩的同窗情誼也產生微妙變化，從此他不再主動協助我這個外國學生。

護理不只是一個專業，更是以愛心為基礎的工作，而這份愛心建構在同理心，使護士可以神入病人苦，才能對自己從事的職業感到驕傲，產生自我實現(self-actualization)的滿足。

兩年前去上海參加一個國際研習會，會中，上海周邊的省份的護理學會的理事長紛紛發表演說有關所屬省份的護理人員的職業意向以及對護理專業的看法。一位副理事長在會議上做了一個普查結果的簡報，普查結果將用來協助當地政策的擬定，他提到現階段20~30歲的護士，有50%是獨生子女，缺乏愛心、耐心，不滿意工作的人高達65%等等現象，語氣義憤填膺。而福建省一位副理事長更尖銳地指出，95%護士覺得護理工作沒有價值，合同護士超過50%。當地受訪的男性護士更指出：同樣穿白大褂，被誤以為是醫師，但是經介紹說明，病人的態度馬上就改變了，社會偏見傷害護生的職業榮譽感！

中場問與答時段，現場有護理科系的中國學生提出問題：「在學校我總是被教育護理是神聖的，有愛心的，令人景仰的工作，但是為甚麼現在我所聽到的調查結果和我過去被灌輸的情境完全不同，請問有誰可以告訴我答案？」坐在台上的一排演講者鴉雀無聲，空氣凝固在沉默的當下，場面有幾分的尷尬。

Empathy，神入，同理心，意指想像自己處於他人的處境，理解其情感、欲望、思想及活動的能力。護士如何能有神入病人之苦的能力？年輕、健康的護士是否有充足的慧根領悟病人所承受的身心折騰？同理心應該是人類的天賦能力，使我們有能力去理解他人獨特的經驗。

無論國別，在護理養成教育中，強調同理心的培育，護士要能進入病人的內心世界，以感同身受的方式體驗病人的主觀想法與情緒。雖然護士不是病人，但是，同理心的善加使用卻可以為絕望的病人們帶來希望、慰藉與信心，同時，護理專業價值才能被肯定，護理的職齡也才能持久。✂